

登临八台山(外二首)

■ 何 苾

走进万源， 登上八台山， 阳光之下，云彩之上。	似乎要拓下人间所有的悲欢。
一峰独秀， 托举千年古松， 守望悠悠岁月， 以寂静的寂静， 敲响天府第一缕阳光。	迈向幽谷， 方晓清静无价。 踏上栈道， 更知雍容的可贵。 倘若眸光触碰着崖柏， 叩开那个远古时代， 就会明白恐龙的死，大熊猫的生。
步入叠嶂， 冬日的竹林依旧惊目， 荡起一汪碧波。 那枫林的美， 透出少女的羞涩， 像爱的火焰，点燃了层峦。 那晶莹的雾凇， 宣示着圣洁的世界，	漫步天池坝， 陶醉“一碗水”。 那是苍天馈赠尘间的礼物， 取之不尽，亘古未变。 当红军脚步踏破云烟， 这碗水，以真理的温度， 沸腾热血，浇铸一座红色丰碑。 此刻，我掬一捧清泉，清洗眼睛，

这是 21 世纪 2022 年的冬季(外八首)

■ 贾勇虎

上世纪 1968 年冬季 一位叫食指的人 写了首诗 “这是四二零八分的北京”	这天，家里决定将养了三年的鹅 宰杀了，给女孩庆生
而 21 世纪 2022 年的冬季 又一位诗人 在中国，在北京 以及北京以外的其他城 记下了这个冬天所有人 绕不开的两句对话 “阳了吗？”“阳了！” “转阴吗？”“转阴！”	女孩接着鹅 哭了个稀里哗啦 坚决不宰鹅 要宰先宰我
仿佛，当年那些无奈松开的手 今天，不仅仅是在列车上 又被母亲，牢牢地攥紧	鹅僵了过去， 把脸贴上女孩的脸 用羽，给她擦泪
记住，奥密克戎 一千年也记，像马尔克斯当年记下 霍乱时期的爱情	后来，据说这家人终于依了女孩 不杀了！ 于是，女孩和鹅喜极的泪 又混到了一起
印象	去老村
早晨 当一扇门，吱呀一声打开 晨曦，就画红一只只向日葵	原喧闹的渡口已不再辉煌 几声鼠嘶，来自院落已被风化的鞋印
……是五十年前，一顶花轿进了村…… 父亲印象中，那时 村里的单身汉们，都红光满面	田野里，那些自发长出的稻穗弯着腰 它们再也见不着那些镰刀和草帽 和帽子下对他们笑的 汗涔涔的脸
而今天，在都市里 那些向日葵，那些吱呀声 却成为从一幢幢大宅门前路过的农民工们 一声叹息，一种梦境	它们都记得，是最早跋着拖鞋离开的人们 后来蹬着皮鞋 让村里的老人们也上了他们 开回的车
小女孩和鹅	只有几只小鸟在树枝上叽叽叫个不停 似乎在说，快乐些吧 我们都不要活在一首乡愁诗里 该记住这句国人老话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一个小女孩过生日	

挽一座山，携一条河，
吸漫天阳光，
呼出不一样的我。

登上八台山，
阳光之下，云彩之上。
脊背上长出第三只眼睛。

爱着每一个日子

雪的语言，用风的标点断句，
译出火的梦呓，
让音乐笑不露齿。

以向日葵的姿势，
寻觅祖先的脚印。
或许，在宇宙的某个角落，
那个鼓掌的人，
不一定是前世知己。

爱着每一个日子，
微分黑夜，积分白昼，
求解灵魂的弹性。

不要飞走，守着，也不用问
众生畏果，菩萨畏因

江之书

这天，我在江岸边演习着
古人说的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突然发现，这大江就是一部打开着的
江是书缝，两岸是书页

我流连于页面的群山、村庄、蔓延的草坪
以及书缝中江水的咆哮，吟鸣
除用眼睛和嘴去读
还要用脚丈量
还要用心咀嚼
那嚼出的乳汁和血渍
像历史的老人在说名词、动词

而当我把视觉投向大江的尽头
我看到了无穷处的天空
而这时我伟大的国
茫茫九派，红枫一叶
一叶红枫又化着一口井，一口老井

它囤满江水和星子，时时警告着自己
那……能载舟，也能覆舟……

我一阵慌乱，这书想合也合不上

登山者

那些登山的人
有胖的，瘦的，高的，矮的
老的，少的，有挈妇的，有将雏的
有带犬的，还有掂鸟的
他们的目的都只一个
要登顶，要感受那句一覽众山小的
古诗

我拄着拐杖，攀沿于半山
感觉很累
感觉累时就想有个杜牧的亭子
我好歇歇坐爱枫林

搂着命运的腰

搂着命运的腰，
摆一个俏皮的姿势，
给黄昏一个图腾。

夜行的那朵云，
带走了我的唇语。
踏着银杏最后落下的那片叶子，
我找到了口吃的理由。
于是，我用月亮的音节，
和命运密语。

诺言脱壳，
命运回头一笑。
走出音乐的影子，
走进影子的音乐，
那脚后跟咯咯的笑声，给了我胆气。

我知足，
撒一把盐给地平线，
腌制一颗星。

没有枫林其他什么林子都行
我忘忘于是否非得登上绝顶
才能看小群山

我想我是否该转头，学会丢弃
学会咀嚼在登山中从上头往下头走
也像升迁般有滋有味

夜读财富

我读着一个哲人写的书
他说，财富如水
因为它和水的性质一样，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水能滚成雪球
更大的能耐是决不逆行
它要拼命地，往低处流

低处，有很多很多张嘴，都张得很大
啜饮着，一滴一滴，一口一口

这时，我感到整个黑夜都像弥漫的水
只见一条船
本来又急又快，大帆高扬
却在靠近一个光环的码头时
翻了身
沉了底

（作者简介：贾勇虎，又名贾西贝，籍贯四川西充，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四川文化网、新文人画院常委，理事。空军中校，在部队历任战旗歌舞团、成空文工团创作员，成都空军政治部新闻组长，新华社空军分社特约通讯员，解放军报、空军报、战旗报特约记者。作品曾发表于《诗刊》《星星》《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奔流》《边疆文艺》等数十家报刊，出版诗集，报告文学集《绿色风流》《唱响中国心》《诗话中国》《激情与朗诵》等 6 部，诗词《真是好样的》获全军一等奖，《夜航谣》获空军优秀作品奖，电视片《风雪草地》获空军优秀专题片奖。）

予大山里的一切，何其美好！

竹海对赤壁市的自然生态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大兴安岭的存在。这里的老虎岩、葛仙山、张家坪等自然村落，每一个村组都是竹海的核心地带。山中盛产楠竹，其盛名自古有之。据《赤壁市志》记载，明代万历四十八年，随阳盛产“端竹”，竹形似“雕缕龟纹”，并有“大如缘，高擎天”之美称”。大山里的楠竹，浑身上下都是宝，是随阳山区栽培历史最悠久、面积最广、经济价值最高的竹种。其竿粗壮硕大，它可以用于工业，可以制作竹地板，竹凉席，竹制家具等；可以用于建筑，可以制作梁柱、搭建棚架和建筑工地上用的脚手架等；楠竹蔑性优良，也可以供编织各种不同类型的竹编用具及文房四宝等工艺品，就是被人们视作废料的竹枝和枝梢，也可以制作扫帚，可以清洁环境。也可以用于制作竹炭，净化室内空气。其蔑竹及竿箨作用更大，可以作造纸原料，服务于人类。随阳山的今天， 山民们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依赖着辽阔的竹海，早已经脱贫致富，一部分山里人进城买房，还有一些有钱人自己盖上了别墅，过上了现代化的闲适生活，成为赤壁市最新崛起的美丽乡村旅游景点。这是随阳山区人民引以为傲的资本。

楠竹是大山之魂，随阳山区因漫山遍野的楠竹而灵秀， 因千亩万亩野生中华樱花而妩媚，更因为道家文化与自然资源景观的互相结合，相得益彰。



的山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心里头难免空落落的。现在，在远离尘嚣的故乡竹海中，呼吸着新鲜的纯氧，迈着轻轻地步履，在绿海中徜徉，心无惆怅，更无挂碍，无数的诗情画意在脑海间激荡。

楠竹是随阳山里的灵魂，我想如果随阳山没有竹海，将会像一座城市中的一座失去地标意义的建筑，毫不起眼，在岁月风雨中突兀着，显得非常的庸常。山里有一些依山而建的鄂南民居，古风犹存，是一种彰显地方特色的存在。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洋楼，散落在每一个自然村落，被竹海令人心醉的绿色拥抱着，典型的人与自然紧密融合在一起。竹海最葳蕤的季节，是清明节过后，在老虎岩村白杨林和古驿道大湾岭，包括道家名山随阳山和葛仙山，野生的中华樱开得一片，在春风中显得十分野性，十分纯粹和明艳。在绿色竹海中徐步行走，山风猎猎，绿草离离。到处都弥漫着淡淡的楠竹竹笋和各种青草的交融在一起。在催春

论是生长在山坳与山麓，或者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山腰和山巅，无论土地是贫瘠还是肥沃，这些楠竹从不择土壤。野蜜生长，都是那么坚定和端直挺拔。我想，是英雄的血沃竹海，孕育了楠竹坚贞不屈的精神。

清明节返乡，我进入随阳竹海及野生植物群落区。只见一株株楠竹像阅兵仪式中英姿飒爽的战斗，伫立在幽径两侧，在向我这个远方的游子行注目礼。老虎岩村的这些楠竹，都属于禾本科、刚竹属单轴散生型常绿乔木竹类植物，它的竿最高可达 20 多米，粗可达 20 多厘米。枝叶碧翠，四季常青，秀丽挺拔，经霜不凋。自古以来，竹类作为被人们置于庭园曲径、池畔、溪涧、山坡、石迹等景观中的优选植物，常与松、梅共植，被人们誉为“岁寒三友”。看到随阳山里的这些修竹，我想起诗人郭小川的《楠竹歌》，他在诗歌中是怎样赞美楠竹的：“她的忠贞本性，世世代代不变易。一身光洁，不教尘土染青枝；一派清香，不许歪风留邪气。她永远保持的是——蓬勃朝气！风来雨来，满身飒爽英姿；霜下雪下，照样活跃不息。”回忆起诗人的这一首千古绝唱，我不得得抱住了一株水桶般粗大的楠竹，近距离地感受了它的芬芳和气息。在竹海中作深呼吸，一种植物的清芬，一种空气的纯净，抵达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把我一身的疲惫洗得荡然无存。

置身于竹海，我浮想联翩，不禁想起了自己一直寓居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组成的丛林之中，整个身心和步履都是属于城市的，每天穿梭于人潮和往返于家庭与写字楼之间，过着极其庸常的日子。既见不到鸟语花香的山水田园佳境，更听不到山民们那穿云裂石般的、朴素

随阳竹海 绿色抒怀

■ 陈泉辛

楠竹是随阳山的灵魂，是大山里永不落幕的春色！

随阳竹海是鄂南著名的竹海，是联合国农林农组织定点考察基地。早些年，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政府在此设立鄂南森工局。竹海里的楠竹高大挺拔，水桶般粗壮，直插云霄，遍布山山岭岭。与安徽黄山的坑竹海、江苏宜兴的宜兴竹海、浙江的双溪等竹海有着不同的风骨和风姿，也许是不同水土滋养的因素吧！

随阳竹海的楠竹，无论是新篁还是老竹，未曾出土先有节，细细的叶，疏疏的节，不仅形态潇洒、浑厚、清雅质朴，而且风骨照人。这些楠竹经历了风刀霜剑的摧折，一株株铁骨铮铮，有一种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的精神。我想，清代诗人郑燮的《竹石》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写的就是这种生长在山野里的楠竹吧！在抵抗大自然的力量方面，随阳山里的楠竹，是一个个钢铁战士，具有一种雪压不倒、风吹不折、威武不屈的精神。

过去，我经常听大山里的樵夫和猎户们讲，随阳山是一座英雄的山。这里曾经是革命老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前辈在随阳林区发展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在葛仙山和老虎岩等村落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在此过程中，先后有 110 多位革命烈士，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牺牲。英雄的热血在竹海中流淌……也许是源于此，随阳山区的楠竹，无论大小高低，无